



亲情陪伴

七旬母亲学写字

□李希锦

母亲上了年纪后,坚持要在乡下生活,我决定在老家安装摄像头。只要有闲暇,我就会打开手机,实时看看故园院落中的景象,和母亲通话。

那天早上,我点开手机的远程监控,冬日如瀑的阳光泼洒进老家堂屋,母亲和邻居婶子正在八仙桌边晒着太阳闲聊。

母亲指着孙子和孙媳妇的结婚海报,呼唤着一对新人的名字。婶子知道我母亲不识字,将信将疑地问她:“孙子和孙媳妇的名字你认得?”母亲笑着说:“不光认得,我还会写呢。”转身,从房间里拿出厚厚一沓最近的“作业”。洁白的卡纸上,母亲横撇竖捺、工工整整地写着家人的名字和一些简单的汉字。

说起母亲学认字写字的事,还要从今年夏天说起。三伏时节母亲来城里小住,白天空闲时,母亲让妹妹给她去买来针线,她说,要给人家做几双“爱心牌”家居鞋。母亲边做针线边跟我们聊家常,谈起她当年开服装店时,有个识得几个字的人,明明知道她不识字,故意捉弄她,问她服装吊牌上写的什么材质和产地,“不识字的滋味,苦哦!”母亲平静地说,继而,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看着母亲做鞋子的专注样子,我悄悄跟母亲说:“妈,从现在开始,我们学认字写字。”母亲惊讶道:“我过了大半辈子,还能认字,还能写字?”“怎么能呢,我妈这么聪明。”我用哄孩子的语气跟母亲说。

说干就干。我去买来记号笔和复印纸,教母亲从家人名字开始,从简单笔画的字学起。远方的大嫂听说我们鼓励年过七旬的老人认字写字,也在电话里鼓励她:“三奶奶要是能认识一百个字,就可以出门坐车、逛超市了。”母亲羞涩地摆摆手:“哪能学得那么快呢?”“三奶奶一定行,将来辅导重孙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!”摸了一辈子锄头、从来没抓过笔的母亲,戴着老花眼镜,专注地在书桌上一板一眼,一笔一画,很认真。我买来识字卡,点开手机里的“宝宝识字”视频给她看,她如获至宝,每天捧着识字卡,反复看识字视频,止不住感叹,“现在的条件真好。”

晚饭后,我陪母亲散步,边走边指着街边广告牌教她认字: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、江西小炒……之前不识字一字的老人,在家人的陪伴下慢慢学会了十几个字:大、小、王、山、孙、庆……

闲时,我点开喜马拉雅小程序,给母亲听关于她的文章:《你好,孙奎香》《母亲的朋友圈》,母亲凝神静听,沉浸在属于她的精神世界中。

正读三年级的外孙扬扬也加入辅导外婆的“识字工程”中。在电话里,给外婆背古诗: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……”这样,母亲仿佛品尝珍馐一般,在家里也领略到古人文字的韵味。

自从尝试识字写字,母亲比往常更忙碌了。有几次我翻出家里旧报纸,或是有字的蛇皮袋,母亲会站在边上定神看,回头问我上面印的什么字。在我给她揭晓答案后,母亲又会像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一样,兴奋地搓搓手说:“知道了,原来是这个意思。”“是的,好多字都有‘亲戚关系’。活到老学到老,慢慢来。”我赶紧送上鼓励。

冬阳拂照,像金黄色的蝴蝶翩翩落在母亲的额头。品读文字的美好,对大多数人来说已是寻常,而对于没进过一天校门的母亲来说,恰似打开了她面前的一扇窗户,漾成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道风景,也丰盈了她的每一个日子。

爱在心中

父亲的“散文诗”

□王志光

这封信,距今已近四十载。写信的人是我的父亲,一个仅有小学文化、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庄稼人。

那时,我就读于距家四十多公里的一所省重点中学。接到这封信的那个傍晚,学校恰好停电。教室里光线暗,一束束摇曳的烛光,在暮色中连成一片,像极了我们那一颗颗渴望冲破黑暗、奔赴远方的跳动之心。

信纸是寻常的作业纸,正反面都写满字。蓝色的圆珠笔迹,有的深如靛蓝,有的浅若淡墨,想必这支笔在家中闲置已久,油墨已不足,父亲却舍不得丢弃。他那双终日握着锄头、满是老茧的手,此刻紧攥着细小的笔杆,显得有些笨拙,却异常用力。字迹深陷纸背,横平竖直,规矩方正,仿佛不是在写字,而是在田垄间丈量墒沟,匀称、整齐,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。看着这陌生的笔迹,我嘴角微微上扬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钦佩与酸楚。

“吾儿,见字如面。”信的开头,是这般古朴而郑重。

“还有个把月就高考了/心放宽些不要有心思/你一直这么用功/平常功课也不赖/你一定能的……”

父亲或许从未写过信,他不懂书信格式,只是凭着本能,将每一句话写成一。于是,这封家书,在无意间被谱写成“诗行”。铺开两张薄薄的信纸,一行行“诗句”组成了两个规整的矩形,宛如他用牛犁把田时,精心平整出的一块块长方形秧池。这或许是他的“职业习惯”。对于耕作四十多年的父亲而言,眼前的信纸,何尝不是一块待开垦的田地?而他那句“你一定能的”,像播撒在这片心田里最有力的种子,瞬间在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化作无形的力量。

“你不要省/要寄钱就说一声/我们就是吃不成也要供你上大学/我又找了一份生活(方言,指工作)/农闲时白天帮窑厂拖砖坯/晚上在锅屋(指厨房)编草席卖给砖瓦厂/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些钱呢……”

读至此处,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我仿佛看见年过六旬两鬓染霜的父亲,在七月流火的毒辣太阳下,弯着脊背,汗流浹背地拖着沉重的板车,在滚烫的土地上艰难前行。那沉重的喘息声,仿佛穿越了四十多公里的距离,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
“你妈也找了一份生活/去无锡一个人家服侍病人/吃住在人家不要钱/人家答应每个月给她工资……”

母亲已六十二岁,身材矮小,幼时裹过小脚,她行动远不如常人利索。服侍卧床的病人,需随叫随到,她那急脾气,能适应这细工慢活吗?夜里是不是整宿无法安眠?那户人家会不会对她苛责?母亲是个要强又极爱面子的人,若受了委屈,会不会独自垂泪?想到这里,滚烫的泪水终于决堤,无声地滑落,滴在父亲那工整的“诗行”上,晕开了浅蓝色的墨迹。

“家里的老母猪病了/本来打算卖钱的/我急得几夜睡不着觉/没敢告诉你妈妈怕她交心思/我巴望它赶紧好了早点吃东西/已经请如宝(老家的兽医)给它打针了……”

父亲的笔触忽然转到了老母猪身上。初读似觉突兀,近乎“流水账”。但转念一想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养猪是除了种田,一个家庭最大的指望。卖一头猪的钱,对于农家而言非小数目,那是子女的学费,是全家的口粮。父亲将这“心事”写入“诗”中,是无奈,更是对未来的祈盼。

读完信,我泪眼婆娑。寂静的教室内,唯有翻动书页的“哗哗”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“簌簌”声。我默默叹了口气,跑到教室外的水池边,用冷水狠狠冲刷着发烫的脸颊。水流顺着脖颈流下,却浇不灭心中的灼热。我抡起拳头,重重地砸向自己的胸膛,低声对自己发誓:“你不能做蠢种!你一定要行!”

后来,偶然听到许飞的那首《父亲的散文诗》,那深情而略带沧桑的旋律,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。“一九八四年,庄稼还没收割完……那是父亲日记里的文字/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/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/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……”歌词里的画面,与父亲信中的字句,在那一刻重叠、共振。一种剧烈的疼痛,以及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,如潮水般将我淹没。

而我的父亲,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。如今,这封信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,纸张早已变得脆弱、焦黄。我知道,父亲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,用他那沉默的爱与艰辛,用他整个生命书写的“散文诗”,早已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。

漫谈天伦

趣说“隔代亲”

□张仁干

不知你有没有发现,在很多家庭里,爷爷对孙子的疼爱,常常比对儿子还要直接和浓烈。这种“隔代亲”现象,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不言自明的温情画面。直到最近阅读王文锦编著的《礼记译解》,我才发现,原来这份看似自然的亲情,在两千多年前,就已经被祖先放进了一套极其严肃的礼法制度里,甚至藏着让家庭更和谐的古老智慧。

《礼记》里有一句挺有意思的话:“君子抱孙不抱子。”意思是,有德行的君子,可以抱孙子,却不应该抱儿子。其实,这背后不是情感的厚薄,而是一套精密的角色安排。

这要从周代最重要的祭祀仪式说起。在祭祀祖先时,需要选一个人端坐在祭位上,代表祖先接受跪拜。礼法严格规定:必须由孙子来扮演祖父,而儿子不能扮演父亲。

古人认为,父子间是直接教导、管束与继承关系,必须保持庄重和距离,以维护父亲的权威。而祖孙间隔了一代,这种直接的权责压力小了很多,关系反而更纯粹、更安全。于是,在祭祀场合,孙子被短暂地“神圣化”,成为连接家族过去与未来的象征。可以说,正是在这种古老而庄严的仪式中,“爷孙亲”第一次获得了文化和礼法上的认可。

从这里开始,一套关于父亲和祖父的家庭角色“说明书”就被写定了。父亲的核心任务是“教”,“子不教,父之过”。父亲的爱像一座沉默的山,深厚、稳固,是孩子需要仰望和依靠的坐标,但也带着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。

当父亲成了祖父,他的角色发生了美妙的转变。他完成了养育子女的主要社会责任。他的爱,从严厉的“教”中松绑,化作无条件的“宠”。就像一条宽容的河,提供的是全然接纳的港湾和温暖的陪伴。“含饴弄孙”成了人生圆满的标志。

然而,时代变了。今天,当我们的大家庭从小家庭中独立出来,这套运行了千年的“程序”遇到了不少新挑战。

现代的父亲们,常常有些不知所措。他们挣扎在“传统的严父”和“现代的朋友”两个角色之间:太严厉,怕伤了孩子的心;太温和,又担心立不了规矩。鲁迅先生那句“怜子如何不丈夫”,道出了多少父亲渴望表达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情感。

今天的祖辈,往往轻松不起来。在城市里,双职工家庭是常态,许多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“含饴弄孙”,成了全年无休的“抚育幼儿”。“隔代亲”里,甜蜜之余也掺杂了带娃的辛劳和教育观念的摩擦。

对于父亲,或许需要一场温柔的“升级”。他不用总是沉默如山,也可以把关心说出口,把鼓励放在明处。他的权威,可以不必总靠板着脸来建立,而是通过理解、陪伴和以身作则来赢得。

对于祖父,他的价值可以更加升华。爷爷不必陷入教育孙辈的具体琐事之争,而是可以成为一个更超然的“情感枢纽”和“家庭史官”。当父母为孩子作业发火时,他是那个可以拉着孙子去阳台看花的“缓冲带”;他更是活着的“家族故事库”,能把那些关于故乡、传统的记忆,变成送给孙辈最宝贵的礼物。

最重要的是整个家庭要有“团队协作”意识。父母和祖辈不是教育路上的“竞争对手”,而是各有侧重的“合作伙伴”。父母是孩子成长的主要负责人和规划者,祖辈则是充满爱的支持者和陪伴者。

我们从《礼记》中读到的,是一种关于平衡与互补的深刻智慧。它提醒我们,家庭的爱,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理想的家庭,或许应该是这样:父亲既有山的可靠,也有水的柔情;祖父既有河的包容,也沉淀着山的智慧。而孩子,更能同时从父亲那里学会面对世界的规则和勇气,又从祖父那里感受到来自生命源头的温暖与从容。

这份从古老礼制中绵延至今的“隔代亲”,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血缘亲近。它是一门关于爱与传承的艺术,告诉我们,最好的家庭教育,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奏,而是一家人的共同谱写和合奏交响。这乐章,从千年前奏响,至今依然在我们每个家庭的日常里,轻轻回荡。